

<<金色眼睛的映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金色眼睛的映像>>

13位ISBN编号：9787542623669

10位ISBN编号：7542623664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美)卡森·麦卡勒斯

页数：151

字数：100000

译者：陈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金色眼睛的映像>>

内容概要

麦卡勒斯继《心是孤独的猎手》之后推出另一部长篇力作。

曾被改编成电影，由伊丽莎白·泰勒、马龙·白兰度、约翰·赫斯顿等巨星主演。

小说以1930年代驻扎在美国南方的一支军队为背景，讲述了双性恋者潘德腾上尉，因好色而有魅力的兰顿上校的到来且与其妻骚动而轻佻的利奥诺拉有染，生活被搅扰得翻天覆地的故事。

1941年小说发表时，评论界并未真正明白如何解读其相对丑闻性的主题。

但《时代》杂志的一位编辑却写道：“几乎在所有方面，这类素材所造就的不过是一类有关男同性恋者的附庸风雅的情节剧。

而麦卡勒斯则以罕见的散文体天赋，简洁而富洞察力地讲述她的故事。

”在创作这部小说之时，麦卡勒斯与利夫斯的婚姻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她的这第二部长篇小说展示的正是其关于人类情感疏离和不可行之爱的标志性主题。

<<金色眼睛的映像>>

作者简介

卡森·麦卡勒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1917年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Columbus。

29岁后瘫痪。

著有《心是孤独的猎手》、《伤心咖啡馆之歌》、《婚礼的成员》、《金色眼睛的映像》、《没有指针的钟》等作品。

其中，《心是孤独的猎手》在美国“现代文库”所评出的“20世

<<金色眼睛的映像>>

书籍目录

<<金色眼睛的映像>>

章节摘录

和平时期的哨所是一个乏味的地方。
不是没有事情发生，但是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十分雷同。
军事基地本身的总体规划让它显得更加单调——巨大的混凝土营房，一排排整齐的军官之家，每一间都和另一间一模一样，体育馆，教堂，高尔夫球场及游泳池——一切都根据刻板的模式所设计。
不过，哨所的乏味主要是它的与世隔离和过度安逸造成的，一旦男人踏入军旅，他只需亦步亦趋就可以了。
与此同时，哨所里偶尔会发生一些不太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情。
南方有一个军事基地，几年前就发生过一起谋杀案。
这出悲剧的当事人有：两名军官，一位士兵，两个女人，一个菲律宾人和一匹马。
这起事件中的士兵是二等兵埃尔基·威廉姆斯。
黄昏时分，经常可以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营房前人行道旁的长凳上。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有两排长长的年轻枫树，它们清凉、精致和随风摇曳的树影装饰了草坪和人行道。
春天，树叶是一种透明的绿色；炎热的月份，树叶的颜色加深了，色泽宁静。
晚秋，它们是耀眼的金色。
二等兵威廉姆斯就坐在这里，等待着晚餐的号令。
他是一个沉默的年轻士兵，在军营里既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
他晒黑的圆脸带着标志性的、戒备的无辜表情。
他丰满的嘴唇红润，褐色的刘海铺在额头上。
他的眼睛是琥珀和褐色的奇妙混合，有一种通常在动物眼睛里才有的无声眼神。
一眼看去，二等兵威廉姆斯的姿态有点笨重和笨拙。
然而这是一种错觉；他动起来时的敏捷和沉默如同野兽或是贼。
士兵们经常被他吓一跳，因为他们原本以为是独自一人，却蓦然发现他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已经悄然地站在身边。
他的手很小，骨节灵巧，却非常强壮。
二等兵威廉姆斯不抽烟，不喝酒，不偷情，不赌博。
在营房里，他不和人来往，在别人眼里他多少是一个谜。
二等兵威廉姆斯把大部分闲暇时间消磨在哨所周围的树林里。
这块保护区方圆十五英里，是一片未被破坏的原始森林。
这里有巨大的原始松，各种各样的花朵，甚至还能看见鹿、野猪和狐狸那样害羞的动物。
除了骑马，二等兵威廉姆斯对为士兵们提供的体育项目毫无兴趣。
从来没有人曾在体育馆或游泳池看见过他。
也没有人看见过他大笑、生气或有任何痛苦。
他的一日三餐健康而丰裕，他从不像其他士兵那样抱怨食物。
他住的房间有长长的两列帆布行军床，大概有三十六张。
这可不是一个安宁的房间。
晚上熄灯后经常响起鼾声、咒骂声以及梦魇的呻吟声。
但是二等兵威廉姆斯睡得很安稳，只是有时从他的床边传来棒棒糖纸的窸窣声。
二等兵威廉姆斯在军中服役两年后的一天，他被派到了上尉潘德腾的住所。
这件事的过程如下：由于二等兵威廉姆斯是照顾马的好手，过去的六个月他被遣去做马厩的固定杂役：上尉潘德腾给哨所的士官长打电话，正好很多马都被拉去演习了，马厩没什么活，于是二等兵威廉姆斯被挑中去执行这项特别的任务。
工作内容很简单。
上尉潘德腾希望他住所后面的树林能有一小片清理出来，以便日后安放烤肉架，他就能举行户外派对

<<金色眼睛的映像>>

了。

这项工作大概需要一整天。

早晨七点半，二等兵威廉姆斯动身去干活。

这是十月温和晴朗的一天。

因为他在林子里漫步时经常经过上尉的屋子，所以早就知道上尉的住处了。

而且他对上尉的模样相当熟悉。

事实上他曾经给上尉制造过一次意外。

一年半前，二等兵威廉姆斯给他的中尉连长当了几个星期的勤务兵。

某日下午，中尉接待了来访的上尉潘德腾，为他们上茶点饮料时，二等兵威廉姆斯不小心把一杯咖啡泼到了上尉的裤子上。

除了这次事故，他还时常在马厩看见上尉，他负责照管上尉妻子的马——一匹栗色的公马，论外形，它在哨所的所有坐骑里可以轻松地拔个头筹。

上尉住在军事基地的边缘，他的房子是一幢八个房间的二层抹灰小楼，与街上其他房子毫无二致，唯一不同之处它是最顶头的房子。

草坪的两侧毗邻保护区的森林。

房子右手唯一的近邻是莫里斯·兰顿少校。

这条街上的房子面朝一块巨大平坦的褐色草皮，近来它才被开辟成了马球场。

二等兵威廉姆斯到达后，上尉从屋里走出来，向他详细地解释需要他干的活。

矮栎和荆棘灌木丛需要清理掉，大树上低于六英尺的树枝需要剪掉。

上尉指着距离草坪二十码的一棵高大的老橡树，示意清理到那里就可以了。

上尉白胖的一只手上戴着一个金戒指。

这天早晨他穿着到膝盖的卡其短裤，羊毛长袜及羊皮夹克。

他的脸部线条分明，绷得很紧。

他长着黑色的头发，眼睛是透明的蓝色。

上尉似乎没有认出二等兵威廉姆斯，他用一种神经质和过分挑剔的态度发号施令。

他告诉二等兵威廉姆斯，希望这个活今天能完成，他还说傍晚的时候他会回来。

整个上午这名士兵都在从容不迫地工作。

中午他去食堂吃了午餐。

下午四点前他完成了工作。

他干的活甚至超出了上尉指示的。

那棵作为边界标志的大橡树的形状很不规则——朝向草坪的这一侧树枝很高，可以在下面散步；可是相反一侧的树枝却优雅地垂到了地面。

士兵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剪去垂到地面的树枝。

当一切都干完时，他靠在一棵松树上等待。

他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似乎乐得永远站在那里等下去。

“嗨，你在这里做什么？”

“有个声音突然问道。”

士兵刚才已经看见上尉的妻子从隔壁房子的后门走出，穿过草坪朝他走来。

他看见了她，可是直到她开口和他说话，他这才如梦初醒地意识到她的存在。

“我才去了马厩，”潘德腾太太说，“我的火鸟被踢了。”

“哦，夫人，”士兵含糊地答道。

他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她刚才的话，“怎么会？”

“我也不知道。”

也许是哪头该死的骡子，也许他们把他和母马一起放进来了。

我气疯了，所以来找你。

上尉的妻子躺在草坪边上两棵树之间的吊床里。

她穿着靴子，脏兮兮的呢制马裤膝盖处磨损得厉害，上身是一件灰色套头衫，即便是穿成如此，她仍

<<金色眼睛的映像>>

不失为一个俊俏的女人。

她的脸上带着圣母马利亚般的茫然的宁静，古铜色的直发在颈后盘了个结。

她在那里歇息时，年轻的黑人女佣端着托盘走了出来，上面有一品托的黑麦威士忌，一只调威士忌的量酒杯，还有水。

潘德腾太太对她的酒并不吹毛求疵。

她一气喝下两杯威士忌，又紧接着吞下一口冰水。

她没有再和士兵说话，他也没有再问她关于马的事。

两个人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

士兵又靠在了那棵松树上，直直地盯着远处。

深秋的阳光给草坪新铺的冬草洒上了一层绚丽的薄霾；在树叶不太茂密的地方，阳光甚至穿透了树林，在地面投下了金红的图案。

可是转眼间太阳就无影无踪了。

空气中透出一丝凉意，吹来一阵清风。

是撤的时候了。

远远地传来军号声，由于距离遥远反而清晰，在林中发出空洞的回音，余音袅袅，不知所终。

夜晚近在眼前了。

就在此时，上尉潘德腾回来了。

他把车停在屋前，然后立刻穿过院子检查活干得如何。

他和妻子示意，又草草地和士兵打了个招呼，士兵在他面前松松垮垮地立了个正。

上尉扫视了一遍清理过的场地。

突然他打了个响指，嘴角挤出微弱生硬的冷笑。

他淡蓝色的眼睛转向了士兵。

接着他极其小声地说：“二等兵，那棵大橡树才是点睛之笔。

”士兵沉默地聆听他的评语，严肃的圆脸上表情没有变化。

“指示只是把地面清理到那棵橡树为止，”军官提高了嗓门接着说。

他僵直地走回到那棵树前，指着被砍过的光秃秃的树枝。

“大树枝垂下来正好作一个屏障，把树林其余的部分隔开，这才是关键之所在。

现在一切都毁了。

”上尉很激动，显得有些小题大做。

独自站在树林里，他显得个头矮小。

“那么上尉希望我做什么？”

”二等兵威廉姆斯过了好一会儿才问道。

突然间，潘德腾太太爆发出一阵大笑，她放下一只穿靴子的脚，摇晃起了吊床。

“上尉想要你捡起那些被砍掉的树枝，再把它们缝回去。

”她的丈夫没有被她逗乐。

“这儿！”

”他对士兵说，“拾些树叶铺在地上，盖住灌木丛被清理掉后的光秃秃的地面。

然后你可以走了。

”他告诫完士兵后就走进了房子。

二等兵威廉姆斯缓慢地走进暮色沉重的树林，收集落叶。

上尉的妻子摇晃着，看上去就要睡着了。

天空涂满了清冷的苍黄色，万籁俱寂。

这天晚上，上尉潘德腾的精神状态不佳。

进屋后他径直去了他的书房。

这个房间很小，原先打算设计成玻璃游廊，一头连着餐厅。

上尉坐在书桌旁，打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

他在面前铺开一张地图，从抽屉里取出一把计算尺。

<<金色眼睛的映像>>

尽管做了这些准备工作，他还是不能专心工作。

他俯在书桌上，双手捧头，闭上了眼睛。

他的烦躁一部分是恼人的二等兵威廉姆斯带来的。

他看见被派给他的正是这名士兵，感到非常不快。

哨所里上尉所熟悉的面孔大概不超过半打。

他对所有的士兵都抱着提不起兴趣的轻蔑。

对他来说，军官和士兵可能属于生物学上的同一属，却属于完全不同的种。

上尉清楚地记得泼溅咖啡的事故，因为他那套崭新昂贵的装束给毁了。

这套西服的料子是中国产的重磅真丝，上面的污渍再也没能彻底地洗掉。

（不在哨所时上尉一般都穿军服，而在有其他军官的社交场合他却常爱穿便装，他可是个衣着时髦的家伙。

）除了这次不幸的意外，在上尉的头脑里，二等兵威廉姆斯还和马厩以及他妻子的马“火鸟”联系在一起——令人不舒服的联系。

现在，橡树的错误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坐在桌边的上尉沉入了短暂而变态的白日梦——他想象自己撞见这士兵犯了某种罪，因此得以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

这幻想给了他些许的安慰。

他从桌上的保温瓶里倒了杯茶，又陷入到其他更实际的担忧之中。

上尉今天晚上的烦躁有多种原因。

他的个性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

他和存在的三个基本元素之间的关系多少有些奇特——这三元素是：生命本身，性与死亡。

在性方面，上尉保持了男性与女性特质的微妙平衡，他拥有两种性别的敏感，却缺少两种性别的活力。

他是这样一个人，安于孤僻的生活，有能力集聚散乱的激情，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某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工作，某种艺术，甚至愚蠢的固执念头——比如尝试化圆为方，即做一个与给定的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对这样的人来说，此种生存状态完全可以忍受。

上尉有他的工作，对自己要求严格；据说他前程似锦。

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他也许不会感受到这种根本的缺乏，或者说是过剩。

和她在一起，他受尽了折磨。

他有一个悲哀的嗜好：恋慕自己妻子的情人。

至于他与其他两元素的关系，那是相当之简单。

在生和死这两个伟大本能的天平上，重量绝对倾斜到死亡的那一端。

因此上尉可以说是个胆小鬼。

上尉潘德腾算得上是一个博学之人。

还是年轻的中尉加单身汉的岁月，他有很多机会读书，因为其他军官回避去他在单身汉营房的屋子，也不三五结队地拜访他。

他的头脑里塞满了精确的学术性的数据和信息。

例如，他能详尽地描述龙虾奇特的消化器官或三叶虫的生命简史。

他能优美地使用三种语言。

他通晓天文，也读过很多诗歌。

虽然上尉博学多闻，但是一生中他的头脑里从来没有过任何自己的想法。

一个想法的生成需要两种以上已知事实的合成，而上尉没有勇气这么做。

今晚他独自坐在书桌旁，无法安心工作，但是他也没有费心思量自己的情绪。

他又想到了二等兵威廉姆斯的脸。

他回想起那天晚上隔壁的兰顿一家和他们共进晚餐。

莫里斯·兰顿少校是他妻子的情人，不过上尉没有对此耿耿于怀。

<<金色眼睛的映像>>

他突然记起多年前他新婚不久后的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他也是像今晚这样难受得躁动不安，需要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发泄出来。

他开车进城，那里离他驻扎的哨所不远，他把车停好，在街上走了很久。

那是二个晚冬的深夜。

散步的途中上尉发现一只小猫在门口徘徊。

这只小猫找到了一处温暖的藏身之地；上尉弯下身听见它惬意地呜呜叫。

他抱起小猫，感觉到它在自己的手心里颤动。

他久久地盯着这张柔软温存的小脸，抚摸它温暖的毛。

小猫的年纪很小，刚刚能张开它清澈的绿眼睛。

上尉最后把小猫带走了。

街道转角处有一个邮筒，他匆匆地扫视了一下四周，打开结了冰的信槽，把小猫塞了进去。

然后他又接着散步。

上尉听见后门砰地响了一声，他离开了书桌。

他的妻子坐在厨房的餐桌上，黑人女佣苏西正在帮她脱靴子。

潘德腾太太不是一个纯正的南方人。

她在军中出生和长大，她父亲退休的前一年就已经是准将了。

她的父亲原籍是西海岸，但是她的母亲却是南卡罗来纳人。

所以上尉妻子的生活方式足够南方化了。

虽然他们的煤气炉边没有层层结着祖上留下的灰尘，也绝对谈不上有多干净。

潘德腾太太还信奉很多南方的旧观念，比如一定要在大理石桌面上擀馅饼或面包，不然是不能吃的。

就因为这个原因，有一次上尉被派到斯科菲尔德兵营，不得不把她现在正坐着的那张桌子搬到了夏威夷，又搬了回来。

假如上尉的妻子碰巧在食物里发现一根鬃曲的黑发，她只会平静地用餐巾擦掉，继续享受她的晚餐，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苏西，”潘德腾太太说，“人像鸡一样也有胗吗？”

上尉站在门口，他的妻子和女佣都没有发现他。

脱掉靴子后，潘德腾太太光着脚在厨房里走动。

她从炉子上取了一片火腿，在上面洒上红糖和面包屑。

她给自己又倒了杯酒，这次只有半杯，突然她热力四射地跳起了摇跃舞。

上尉看见妻子如此这番，感到大为不快，她心里自然明白。

“我的天，利奥诺拉，上楼去把鞋穿上。”

像是作为回答，潘德腾太太哼起了一支古怪的小曲，她从上尉身边走过去，进了起居室。

她的丈夫紧随其后。

“你这副样子在屋里走来走去真像个妓女。”

“……”

<<金色眼睛的映像>>

媒体关注与评论

麦卡勒斯再次显示了一种潜藏着的洞彻人类心灵秘密的永恒的直觉。

——The New York Herald-Tribune 一部杰作……成熟，精美如亨利·詹姆斯的《螺丝旋紧》。

——Time Magazine 南方出生的最伟大的散文体作家。
——Tennessee Williams

<<金色眼睛的映像>>

编辑推荐

《金色眼睛的映像》是作者麦卡勒斯继《心是孤独的猎手》之后推出另一部长篇力作。曾被改编成电影，由伊丽莎白·泰勒、马龙·白兰度、约翰·赫斯顿等巨星主演。

同名英文原版书火热销售中：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 此商品有两种封面，随机发货！

<<金色眼睛的映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